



通古斯族系兴起的 “递进重构”模式

高凯军 著

北文 京津出版社
出 出 版 社

通古斯族系兴起的 “递进重构”模式

高凯军 著

北京出版社
文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通古斯族系兴起的“递进重构”模式/高凯军著. 北京: 北京出版社, 文津出版社, 2000

ISBN 7-80554-410-7

I. 通 ... II. 高 ... III. 通古斯人 - 民族历史 - 研究
IV. K28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52371 号

通古斯族系兴起的“递进重构”模式

TONGGUSI ZUXI XINGQI DE “DUJINCHONGGOU” MOSHI

高凯军 著

*

北京出版社 文津出版社出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 6 号)

邮政编码: 100011

北京出版社出版集团总发行

新华书店 经 销

北京市瀛洲印刷厂 印刷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5.625 印张 129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54-410-7

K·53 定价: 9.00 元

Capsule Summary

The dissertation deliberates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 “Tungus”, the rises of the tribes of Tungusic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 and the character and features of the Tungusic history. By discussing many theses and works of the subject home and abroad , the main opinions and views about Tungusic problem of the dissertation are as follows :

“Tungus”, as an academic term with broad sense, has been often quoted in academic circles, but the definition of the term is unequivocal. In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dissertation , the author’s point of view about Tungus is a conception that indicates the identical Canguage and racial family which has had a long developing history , including Su – Shen (肅慎) in pre – Qin period, Yi – Lou (挹娄) in Han and Jin Dynasties, Wu – Ji (勿吉) 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Mo – He (靺鞨) in Sui,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Nuzhen (女真) in Song, Liao (Khitan), Jin (Nuchen) and Yuan (Mongol) Dynasties, and Manchu (满洲), Ewenki (鄂温克), Oroqen (鄂伦春), Hezhen (赫哲) i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which are all Tungusic tribes and nationalities in different periods .

How and where the ancient Tungus rose is an important problem in the Chinese ancient history about nationality relations. In the Chapter Tow of the dissertation , the author refutes point by point the doctrines as follows: the Bohai Kingdom is an independent and sovering

nation , Jin and Qing belong to the dynasties of conquest , they are all foreign nations in China , etc . By comprehensive and multi - discipline studies , the author draws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ancestors of Tungus in the Northeastern China are neither from the west , nor the original inhabitants . They migrated from the hinterland of China in the Paleolithic Period . Henceforth as an important branch of Chinese nation , they have been maintained close political ,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lations with the mainland dynasties and with Han , khitan , Mongolian and other nationalities . Tungus built Bohai Kingdom , Jin and Qing Dynasties in succession since Tang Dynasty , that is due to the intensity of class contradiction and nationality conflict within Chinese nation , these ar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

What is the character or special pattern of the rises of ancient Tungus? The Problem is the vulnerable spot in the nationality studies . It is an important academic problem bearing on the general pattern of the rises of ancient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China . By investigating the history of Tungus family overall and the comparative researches , the author points out in the introduction that the character of rises of the ancient Tungus in China displayed a constant process which was long and renewed frequently course , that has been going forward progressively and often reconstructing anew . In the Chapter Three and Four , the author discusses emphatically that the difference of the geographical conditions , the inequality of the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circumstances of Tungusic people , the varying degrees of stable position of the Jin and Qing rulers , and the wise or unwise policies toward other nationalities , especially the adaptabilities of the ruling groups of Jin and Qing to the developed economic conditions of the broad region of Han inhabitants . The features of the rises of Tungus are compared with that

of Ti (氐), Hun (匈奴), Turk (突厥), Chang (羌), East - hu (东胡), T'upo (吐蕃) in the Chapter Five. The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position of the Tungusic Family in Chinese history is discussed in the Chapter Six from politics, economics, nations' integration and other perspectives associating with the features of the rises of the tribes of Tungusic family tree.

目 录

英文目录.....	(1)
英文提要.....	(1)
一、 导论.....	(1)
关于通古斯的概念和通古斯学研究.....	(1)
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	(8)
二、 中国古代通古斯人兴起的性质.....	(14)
通古斯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	(14)
通古斯建立政权或王朝是中国的内部事务.....	(26)
三、 通古斯南进的地理和经济、文化因素.....	(43)
汉族地区经济、文化的优先发展及其吸引力.....	(43)
通古斯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缓慢性.....	(48)
经济、文化交流阻塞是通古斯南进的根本原因.....	(57)
四、 通古斯南进过程中递进趋势的主要原因分析.....	(62)
通古斯兴起的历史机遇问题.....	(62)
金、清统治集团的内部状况和民族政策.....	(67)
金、清统治阶级对被统治地区经济状况的适应能力.....	(90)
五、 通古斯族系兴起过程中“重构”与“递进”的统一.....	(110)
不平衡发展与通古斯族系的政权重构现象.....	(110)
通古斯族系与其他族系兴起特点的比较.....	(119)

六、通古斯族系的历史地位	(135)
奠定和捍卫祖国的边疆	(135)
开发东北、经营北方和建设全国	(141)
促进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153)
七、结语	(164)
后记	(168)

Contents

Capsule Summary	(1)
I . Introduction	(1)
II . The Nature of the Rises of Tungus in Ancient China ...	
	(14)
III . The Geograph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Elements of the Tungusic South – Going	(43)
IV . The Analysis of the Main Reasons for the Progressive Trend in the Process of Tungusic South – Going	
	(62)
V . The Unity of the “Reconstruction” and the “Progres- sion” in the Process of the Rises of the Tungusic Family	
	(110)
VI . The Historical Position of the Tribes of Tungusic Family	
	(135)
VII . Conclusion	(164)
Postscript	(168)

导 论

关于通古斯的概念和通古斯学研究

目前民族学界和历史学界对“通古斯”一词的用法还存在着一定的混乱，王志耿、孙秀仁、孙进己等学者已经指出了这一点，并对“通古斯”概念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①这里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以补充，进一步明确这个概念的产生、演变和它成为广义的学术概念以后的内涵和外延，以便界定本书的研究对象。

“通古斯”的概念有一个产生和演变的过程。最初，它是专指鄂温克部落而言。十七世纪，俄国人开始向西伯利亚地区扩张，当时居住在这里的鄂温克人自称鄂温克，而他们的近邻雅库特人则称之为“通古斯”，于是俄国人便从雅库特人那里

^① 参见王志耿、孙秀仁著：《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58—6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孙进己著：《东北民族源流》第213—216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沿用了“通古斯”一词。^① 我国最早引进“通古斯”一词的是何秋涛（1824—1862）所著《朔方备乘》一书，该书说，鄂温克“一作通古斯，亦曰喀木尼汉（堪），即索伦别部也，其俗使鹿”。可见，自十七世纪初至十九世纪中叶，“通古斯”一词系专指鄂温克，是一个专有的民族概念。

本世纪三十年代以来，“通古斯”一词作为专有民族概念已逐渐废弃，而改用该族自称。在前苏联译为“埃文基”；在我国则译为“鄂温克”。此后，“通古斯”一词被引入语言学领域，演化成一个语族概念。前苏联、日本和欧美的一些学者经过语言学谱系的研究，发现鄂温克、鄂伦春、赫哲、满族等的语言大体相同，于是便把这些民族所操的语言全部划入阿尔泰语系通古斯满语族，而把操这种语言的所有民族和部落统称为通古斯人。目前通古斯满语民族主要包括：我国有满、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族。前苏联境内的有埃文基、埃文尼、那乃、涅基达尔、奥罗克、奥罗奇、乌德盖、乌尔奇等族。^②

近年来，随着人类学和考古学的进展，学者们又发现了通古斯语族和通古斯种族的一致性，于是，通古斯一词又被引入了体质人类学领域。人们通过纵、横体质数据比较，发现各历史时期的通古斯满语诸族在体质上具有共同特征。

从纵向比较而言，各历史时期通古斯语族的人们在体质上具有一致性。前苏联学者通过对阿穆尔省特罗伊茨墓地发掘出的六十件古代靺鞨人头骨资料与东亚、北亚地区的人类学资料比较，揭示了这些头骨与黑龙江沿岸通古斯满人头骨在外形上

^① [俄]史禄国著，吴有刚、赵复兴、孟克译：《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第73—74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参见前引：《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60—62页；《东北民族源流》第213—217页；《北方通古斯的社会组织》第73—80页；林树山：《苏联学者论通古斯满语民族的起源》，《黑龙江文物丛刊》1984年第3期。

的相似性，并确认这些头骨更接近于属通古斯语族的乌尔奇人和那乃（赫哲）人的头骨类型。^①从横向比较而言，通古斯语族的人们又具有自己鲜明的体质特点。一方面，在头骨数据上看，他们与同属于北亚蒙古人种的匈奴种族、蒙古种族有着明显差异^②，另一方面，他们也与具有东亚、北亚蒙古人种混合特征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居民、西团山遗址古代居民^③之间存在显著差别。^④总之，如果撇开通古斯人和其他种族、语族的人们之间因交错迁徙、彼此交流而发生的种族、语族变异的因素，可以说，通古斯人在种族和语族方面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可以构成在北亚蒙古人种之下的与匈奴种族、蒙古种族等相并列的种族。

当然，目前人类学界关于世界人种的划分，意见还不尽一致。美国人类学家孔恩（C. COON）提出，如果撇开由于近代交通发达及社会因素造成的人种混杂的影响，可把人种划分得更清楚些。他主张大约在三万五千年前世界各人种已初步形成。从这时起，到十五世纪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实行大规模移民前，可把世界人种划分为五个原始人种，即高加索人种（亦称欧罗巴人种）、蒙古人种（亦称亚美人种）、刚果人种（亦称尼格罗人种）、澳大利亚人种、好望角人种。其中蒙古人种由于人数众多，分布地区极广，内部差异很大，又细分为北亚、

① 参见〔苏〕E. N. 杰列维扬科著，林树山、姚凤译《黑龙江沿岸的部落》第10—11页，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

② 参见潘其风、韩康信《东汉北方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附表二，《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③ 关于吉林西团山文化的族属，目前有两种意见。佟柱臣、王承礼、薛虹等持肃慎说，王士次男、张博泉、董学增等持涉貊说。这里从后者，参见董学增等《略谈西团山文化的族属问题》，《史学简报》第8期，1983年12月。

④ 参见韩康信、潘其风：《古代中国人种成份研究》第四节，《考古学报》1984年第2期。

东亚和南亚三个亚种。

由于这种划分方法是把人种特征的分布和形成的历史结合起来，即把体质的分类与考古学材料结合起来，进行人种的地区划分，因而至今仍具有很大科学价值。其中将蒙古人种按体质差异、考古文化区别和分布地区划分为三个亚种的方法已为我国学术界所广泛采用。但是，对蒙古人种中三个亚种内部的细微差别应该如何划分，我国考古学界和民族学界意见仍不统一。孙进己等学者主张在亚种之下可细分为与语系相对应的种族类型集团和与语族相对应的种族。^① 其中关于“种族类型集团”的划分，似乎是不能成立的，因为和阿尔泰语系相对应的人们不都属于蒙古人种，如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的突厥人、回纥人等就不属于蒙古人种，从历史发展和民族融合的角度说，他们也只能是高加索人种和蒙古人种相混合的特殊人种类型。^② 可见，在亚种之下只能划分出若干与语族相对应的种族如蒙古种族、通古斯种族等，而不能划分出与语系相对应的“种族类型集团”。

本书所用的“通古斯”概念，是在种族和语族大体相一致的意义上使用的，它所指的是一个相沿发展的民族系统，包括先秦时期的肃慎，汉晋时期的挹娄，南北朝时期的勿吉，隋唐时期的靺鞨，宋辽金元明时期的女真，明末及其以后的满、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不同历史时期的部落集团或民族。目前，很多研究东北民族史的学者为了研究上的方便，将上述一脉相承的肃慎到满族等统称为“肃慎族系”，这当然是可以的。不过，笔者以为，既然通古斯的语族和种族特征以及两者的一

^① 前引：《东北民族源流》第6—8页；《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63页。

^② 参见周连宽：《丁零的人种和语言及其与漠北诸族的关系》，载林幹编：《突厥与回纥历史论文选集》上册，第69—7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致性已被揭示出来，说明通古斯作为较确切的学术概念已经确立，其概括能力和严密性应该说比“肃慎族系”一词更科学，也更有利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所以，还是称这一族系为通古斯族系为好。

这里还应该指出，通古斯的概念是建立在种族和语族相一致的基础之上的，它和民族的概念有着本质的不同，不应混为一谈。以往很多学者把具有种族和语族共性的通古斯人统称为“通古斯民族”，如日本著名学者白鸟库吉在《塞外民族》一文中专列一节，题目叫作“通古斯民族”，讨论范围是肃慎、挹娄、勿吉、靺鞨、女真和满族。^① 这显然是错误的，是将种族、语族和民族混为一谈的结果。

事实上，从肃慎到满族以及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只是一个相沿发展的种族和语族系统，而不是一个民族。恩格斯关于民族起源问题，有一个著名论断：“从部落发展成了民族和国家”。^② 按照这个论断，民族是阶级社会的产物，阶级对抗摧毁了氏族制度，代之而起的是作为阶级统治机构的国家，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之下，当各氏族、部落的人们融合为一个具有若干共同特征如经济生活、语言、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心理素质等的统一整体，才能产生民族。^③ 而通古斯族系直到勿吉时期，仍然处于“邑落各自有长，不相总一”的分散状态，^④ 尚未建立统一的国家，因而这时也就不可能形成统一的民族。

① 参见〔日〕白鸟库吉：《塞外民族史研究》上册，第 521—526 页，日本岩波书店 1986 年版。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第 515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③ 参见〔美〕摩尔根著，杨东莼等译：《古代社会》上册，第 102 页，商务印书馆 1987 年版；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第 96 页，人民出版社 1965 年版。

④ 《魏书》卷 100，《勿吉传》。

因此，通古斯族系中若干民族集团的形成当在它们分别进入阶级社会并建立国家以后。由于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各部落集团进入阶级社会和民族发展阶段的早晚各有不同，它们曾先后形成过渤海、女真、满族以及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各具特色的民族，所以族系和民族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不过应该说明，关于渤海是否形成了民族的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目前很多学者认为，渤海国在二百多年的发展中，已形成了以靺鞨部落为核心的渤海族。持这种看法的最早有金毓黻先生^①；近年孙秀仁、干志耿先生又系统地按民族形成的四要素，运用文献和考古资料论证了渤海民族的形成与归向^②；王承礼先生也肯定渤海确已形成了渤海民族^③。也有学者持相反意见，认为渤海只是国名而非族称，渤海并未形成民族。^④笔者大体同意前一种意见，认为渤海先为国名后为族称。但需指出，渤海是在唐朝的扶植下发展起来的，其社会制度、语言文字、建筑艺术乃至思想文化等都是以汉化为特征的，渤海政权灭亡以后，渤海遗民大部分被迫或自愿南迁并逐渐与汉人融为一体，至元代已明确被列为“汉姓八种”之一^⑤。因此，如果说渤海国内的靺鞨、夫余、高丽等已融合成一个新的民族，那也只能是一个以汉文化为联系纽带，以汉化为其基本前途的具有过渡性质的民族共同体。关于鄂温克、鄂伦春、赫哲等是否形成了民族，民族学界也有不同见解。它们在解放初期尚处在原始部落阶段，尽管在语言、经济生活和文

① 《渤海国志长编》卷 16，《族俗考》。

② 参见《论渤海族的形成与归向》，《学习与探索》1982 年第 4 期；又《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七章第五至六节。

③ 参见《渤海简史》第八章第二节，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④ 刘凤翥：《〈渤海史稿〉介绍》，《民族研究动态》1985 年第 3 期。

⑤ [元]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 1，《氏族》。

化传统方面已具备了各自的某些特点，但按照民族起源于阶级社会的原理，它们均未形成严格意义上的民族。不过，从民族平等和民族团结出发，一般称之为民族。

随着“通古斯”一词作为广义的学术用语被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语言学和考古学等各领域的中、外学者所接受和采用以及有关通古斯的种族、民族、语言、考古文化等方面研究成果的积累，建立系统的通古斯学的条件日益成熟起来。因此干志耿、孙秀仁先生积极倡导建立完整而系统的通古斯学。主张对通古斯学的对象、方法；通古斯一词如何转化为语言学、民族学、人类学、考古学的术语；通古斯一词的来源、含义；通古斯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其演化；通古斯语族、语支、语群的起源、分布和流变；通古斯人的体质特征和考古文化；通古斯各族的社会性质、结构、经济、文化、制度和风习；通古斯的历史、现状以及和周围民族的关系；通古斯人对祖国历史的贡献；通古斯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等进行全面系统地研究。^①

通古斯族系是中华民族的重要分支和组成部分，系统地研究通古斯学，对于澄清以往在通古斯学研究中所有存在的混乱，正确认识通古斯人在中华民族形成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正确认识我国民族关系史的发展规律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②都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当然，要建立起象突厥学、蒙古学那样的系统的通古斯学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多学科的分工与合作，其中关于通古斯族系历史的研究自然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本书试图在吸取以往有关

^① 前引《黑龙江古代民族史纲》第74—75页。

^② 参见费孝通等著：《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全面考察一下通古斯族系兴起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以期对通古斯学的建立和完善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本书研究的主要问题和基本观点

本书要探讨的主要有三个问题。首先，应该明确中国古代通古斯人兴起的性质。这是进一步研究其他问题的理论前提。所谓兴起，以登上政治舞台，建立政权或王朝为准，所谓兴起的性质是指他们所建政权或王朝的政治性质而言，即这些政权或王朝是中国之外的独立主权国家和征服王朝，还是中国内部的地方民族政权和中国自身的王朝？其次，将侧重讨论中国古代通古斯人兴起过程的基本特点和为什么具有这种特点。这里要综合吸取以往历史学、考古学、民族学、地理学和古物侯学等成果，详细阐述通古斯人兴起过程中的“南进”、“递进”和“重构”现象及其产生条件，并酌情与其他古代民族系统相比较，旨在揭示通古斯族系兴起的特殊规律。最后，在弄清通古斯族系兴起的性质和特点的基础上，讨论通古斯族系在我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关于通古斯人兴起的性质问题，尽管中、外史学界和民族学界对这个问题或与此相关的其他理论问题进行过长期的讨论，但并未彻底解决问题。国外一些学者曾就渤海国的建立提出过“独立主权论”，就辽、金、元、清王朝的建立提出过“外族外国论”和“征服王朝论”等错误的观点和理论。这些对我国历史学和民族学研究曾产生过很大影响，在人们的思路上和理论上造成了一定的混乱，迄今尚未彻底肃清。另一方面，在国内学术界，封建的大汉族主义的“中华正统，夷狄窃据”等观念仍然残留着，如至今仍有一些学者以古人的是非为是非，将历史上的中国等同于汉族封建王朝，将山包括通古斯